



在瓦格纳的经典剧作
《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》
中，为爱而死的“伊索尔
德”，成为女性情爱至纯
至美的象征，这是理想之
境，却也是困惑之所——
伊索尔德式的爱情究竟是
否存在，这其实也是对爱
情本质的追问。

寻找伊索尔德

赵 玫 著 作家出版社



悲剧不是伊索尔德之死，悲剧是已经没有伊索尔德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找伊索尔德/赵玫著. -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
2011. 5

ISBN 978-7-5063-5880-4

I. ①寻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89156号

寻找伊索尔德

作 者: 赵 玫

责任编辑: 李亚梓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—10—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—10—65004079 (总编室)

86—10—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 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河北省欣航测绘院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52×230

字数: 350千

印张: 23.25

版次: 2011年7月第1版

印次: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5880-4

定价: 29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1	上帝也知道梦不可追
61	还像昔日一样奔流不息
113	子规
160	一切如此寂静
207	在坏女人的手中成长
239	报答你的方式
263	午夜战争
272	暧昧的自由
287	寻找伊索尔德
331	朗园

上帝也知道梦不可追

当母亲死了，女人孤独地留下那绵延不绝的伤痛。从此再没有了相依的温暖。于是，一个男人出现。始料所不及地。但却是命定。

男人出现的意义甚至是他自己也不曾认识的。他只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驱使着。因为女人悲伤。所以他觉得他应该去看她。没有更加清晰的概念。他只是想去。他了解女人。他们是朋友。他怕女人从此的孤单。他知道母亲之于这个女人意味了什么。他关心这个女人在母亲过世之后的每一个举动。甚至每一滴眼泪每一声叹息。他自己的心里或许也是悲伤的，但是在女人哭的时候，他不哭。

他每天都去看那个悲伤的女人。在处理丧事的时候，他几乎每天都陪在女人身边。在那样的时刻他是女人的主心骨。他们有长久以来的无形的默契。女人在那样的时刻需要分分每秒都看到男人。但是男人从来不必说什么。他在就是一切。他只要让那个女人看到他感觉到他知道他是在她身边的，就行了。这就是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。一种心里的关系。不用说出来的，但也是能被前来吊唁的人们默默感知的。但是他们不管。在这种非常的时刻他们都知道彼此需要的是什么。

男人在角落中，但却撑着全局。

一切多么可怕。这是另一个女人的想法。

另一个女人是男人的妻子，所以她深知她所面临的将是怎样的危机。她知道多年来她的丈夫对那个丧母的女人所怀的是一种怎样的感情。这甚至是他们夫妻之间一直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。十几年来，他

们甚至一直在为那个女人争吵着。吵吵停停。聚聚散散。便成为了夫妻间的一道永恒的阻隔。一个结。所以他们好像永远不能亲近。那种真正的亲近。心灵的亲近。

那争吵的激烈场面仿佛就在眼前。不堪回首的，想一想都会周身颤抖。

妻子认识小希。因为小希是丈夫的雇员。记得小希刚到公司的时候，她美满的婚姻也才刚刚开始。所以她是欢乐的幸福的，对所有的男人不屑一顾，甚至对她的上司也非常矜持。所以男人认为小希很好，妻子自己也将小希视为姐妹。但是紧接着小希的问题就来了。先是她读研究生的丈夫动了出国的念头，不久就办好了到美国读书的手续，紧接着便开始了他的海外学子的艰辛生涯，从此和小希天各一方，惟有长相思。一开始小希伤痛之余还满怀着出国陪读的憧憬。但是久而久之这出国的梦想便越来越渺茫了。于是小希情绪低落，上班时也会偶尔伤心落泪。一个那么年轻貌美、风姿绰约的女人遭此厄运，办公室里的男人们便不能不向她伸出援助同情的手臂。而妻子知道，丈夫也是其中之一。

他们最激烈的一次争吵是在小希收到她美国丈夫提出离婚的信之后。男人回到家。说到了小希的不幸。在愤怒谴责那个忘恩负义的美国男人的同时，他自然也是对小希深感情。而这同情竟然也引出了妻子的泪流满面，她说，我知道你厌倦我了。我们完了。

然后激烈的争吵就开始了。连续很多天男人回家都很晚。一开始男人并不讳言他是在跟小希谈话。他说小希是他最得力的助手，而小希的情绪恶劣将直接影响他的工作，所以他必须和她谈一谈。

下班以后？

情感问题？

办公室里还有别人吗？

你不知道我在家里等你吗？

你……

男人勃然大怒。然后那个晚上睡觉时，他便是背对着女人睡着的。清晨女人醒来的时候，他早已经离开家了。

接下来是妻子不停地给丈夫打电话。但男人一听是妻子的声音就

立刻挂掉电话。后来的几天男人回来得更晚。女人不知道男人去了哪儿，她想他一定是和小希在一起。劝慰她，而且她猜他一定会怂恿小希作出离婚的选择。女人知道那时候小希还住在她自己的家中，独守着空房和空床。她猜想男人一定是去了那个需要他的地方，进而不可遏止地做着他们可能都想做的那些事。

男人总是很晚回来。不理女人。

女人在那些天所说的唯一的话是，你还记得吗，我是你妻子。

后来当男人更晚回来的时候，他发现他的家中就没有人了。

一开始他对妻子的出走也并不意味着。他甚至想他们这样分开一段冷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。但是随着妻子离家的时间越来越久，他才终于慌乱了起来。他于是四处打电话找妻子。亲戚家或者朋友家。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女人的下落，这就让男人更加忧心忡忡，甚至失魂落魄。

后来女人知道，男人就是在这段时间和小希亲近但又终于疏远了小希的。妻子离开了，他才知道妻子对他有多重要。他是在一个很遥远的城市中找到妻子的。那是一个朋友的家。他事先说了对不起才飞到那个城市去接妻子的。

妻子正和朋友全家喝茶。她当着朋友的面，以一种异常冷漠的神情提出了离婚。

男人说我已经说过对不起了，你还要怎样？

女人说，这不是道歉的问题，而是尽头，我们完了。

男人看着妻子。他觉得这个女人就是在她冷漠的时候残酷的时候也是这么美。他拿她没有办法，于是他只好转而对女人的朋友说，帮帮忙，你们先出去，就一会儿，哪怕半个小时，我就会把她接走。

妻子说，你不能这样，这不是你家。

朋友说，我的家也是她的家。她愿意在这里住多久就住多久。楼上是她的天地。她可以有画室，还可以有会客厅……

求你们了，行吗？让我们单独谈谈。

我们可以到外面去谈，女人说。

不！男人狂吼着，就在这里。

最终朋友带着全家离开。朋友一家脚步声还在楼梯上响着，男

人便开始撕扯女人的外衣。女人拒绝着。往后退。她说不，不能这么轻易。我们的事还没有完……男人紧紧抱住了女人。他的手在女人的身上到处抚摸着。他说我太想你了，我离不开你，哦，这一切……

不，你不能这样。那么小希呢？

什么小希？只有你，给我，你的舌头……

男人奋力搓揉着女人。女人不再挣扎。她周身赤裸地背靠在朋友家雪白的墙壁上。她已经没有退路。男人就在她的胸前。那由乳房向外扩张的欲望。那是她的男人。他的头发和他的嘴给予她的冲动。她怎么能拒绝？

慢慢地女人抬起了手臂。她抱紧了她的丈夫。很多年来她是那么爱他。每个清晨醒来的时候她都害怕失去他。他就那样用欲望攻击着她。他把她抱起。是的她是那么需要他。她怎么能不需要他呢？她在呻吟中回答他，我是你的，全都是你的……

便是在那雪白的墙壁前，他们完成了那次和解。那是一次很昂贵的和解，站着完成的一切，和往返的飞机票。

女人说我还想要。

男人说，那么回家，每天都给你。

于是不曾有片刻休息，女人转身就上楼收拾她的衣物。他们甚至没有等朋友回来就离开了朋友的家。一路上女人是幸福的，因为她的身体里充满了男人的液体。

他们当天赶乘最晚的航班回到了家。尽管到家时已经是午夜，但那毕竟是他们自己的家。在他们自己的家中，他们可以自由做爱。

原来和解是如此轻易。只需丈夫飞到朋友的家，并且让他们单独在一起五分钟。仅仅是五分钟。充满了激情的。他们原本期盼着回到家后能继续持续高潮，但不知为什么，却激情不再。

也许是因为家的感觉太熟悉以至于让他们麻木了。他们在熟悉的所有角落走来走去。然后就睡了。丈夫依然背对着女人，他说他太累了。一天中往返于两个遥远的城市之间，而且，明早他还要上班。

于是女人落寞。醒着而落寞。这熟悉的环境让她愤怒。她想男人明天反正又要见到小希。然而她呢？

窗外是星空。

女人想，结婚可能是她此生做出的对自己最不负责的选择了。婚姻使她麻木，但又没有勇气摆脱。结果动不动提到离婚反而成为了儿戏，这些也令她厌倦。

然而她却不在乎小希，这又让她难以解释，她不知道这是不是说明她可能也还在乎他们的婚姻。

她记得那是周末某一天的一个灿烂的午后。在那样的时刻她和丈夫通常在床上。那是他们喜欢的一种习惯，在午后做爱。白天。有阳光流泄。又被窗帘遮挡着。那种被遮挡的情调。

电话铃是突然响起的。那一刻他们正紧紧地缠绕在一起。怎么竟忘了拔掉电话？于是他们不得不停止了那缱绻柔情的动作。电话铃不停地响。仿佛一定要找到要找的那个人。他？或者她？

女人拿起了电话。她在拿起电话之后，依然任男人继续热烈地抚摸着她……

一个女人的声音。不知道是谁。但那个女人所执著要找的，是男人，于是妻子把电话交给了丈夫。

妻子并不知道那个电话有多可怕。在那一刻，女人正在慢慢步入着她欲望的高峰。他们赤裸地缠绕在一起。他们正在尽情享受着那一刻的欢乐。但是男人已经心慌意乱。女人在男人的脸上看出了事情的严重。

是小希。男人说。

小希怎么啦？

她母亲突然死了。就在家中。

女人长出一口气，说，我以为小希怎么了。

你不知道她的母亲对她来说意味了什么。

你要去吗？

男人说，恐怕是要去的。琳琳要我去。

琳琳是谁？

小希的朋友。

小希的朋友你也认识？

她常来我们办公室找小希。

女人无言以对。她松开了男人。觉得有些失落。你走吧。然后她看着窗帘外面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的午后。她想她已经记不清他们曾多少次经历这样的午后了。但那个突然的而且是不详的电话使他们高潮顿失。他们已经不能再一道步入天堂。女人的欲望转瞬之间便不知被丢失在了什么地方。女人很沮丧。但是她又莫名其妙地觉得很害怕。

那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。

那恐惧是女人自己也说不清的。

于是因恐惧她便又搂紧了丈夫。抱紧他。亲吻他的宽阔的胸膛。然后说，我害怕。怕失去你。

你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？男人很烦躁。

真的。别离开我。这一切都是我们共同的。你不会不在意吧？连女人自己都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说这些。她也许真的害怕会失去什么。在她的深层的恐惧中，甚至包含着她对小希的惧怕。

男人重新抱紧了女人。

他知道女人的身体和欲望被无辜中止在了那种巅峰的状态中。所以他将持续。帮助女人完成。尽管那时候他已经心不在焉。

女人说，不。她想她已经不能做那些了。

但是男人要她。

女人在那一刻和男人的想法一定是不同的。但有一点是一样的，那就是，小希母亲的逝去将使小希成为一个彻底自由的女人。于是女人觉得男人没有对小希家的不幸表现出太多的悲伤，甚至有一种好像期盼已久的解脱感。女人不知道很多年来，小希的母亲是不是一直在阻挡着他。女人更不知道，此刻在男人意识的深处，是不是有种如愿以偿的欢欣。他终于可以毫无障碍地和小希在一起了。他们从此可以随心所欲。

男人或许真是怀了某种庆幸和解脱在拚力撞击着他身下的女人的。他或者很快乐，但是女人不快乐，她说行了，你走吧，她在等你。

谁，谁在等？男人竟然假装到如此地步。

不是小希在等你吗？在这一刻，她是多么希望你能在她身边。毕

他看着女人。他知道女人的话语尽管温柔，但那已经是暴风雨的前兆。他太了解女人了，他知道这就是宣战书，是那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温柔序曲，他甚至已经看到了那刀光剑影。于是他的思维立刻进入了临战状态，他已经不能正常回答女人的问话了，他说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

女人便也暴跳如雷。她说，你难道就不能回答爱还是不爱吗？我的问话有什么错吗？

是的，没有错。男人说，我爱你，行了吧？

行了吧？你就是这样对待我们之间关系的？总是行了吧，你可以说不爱。并没人强迫你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……

什么变化？她的母亲死了……

是的正因为她的母亲死了，便不再有障碍。所以我想知道，你是不是就要离开我了？

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这是两回事。男人说，小希是朋友，朋友家出了事，难道不该去看一看吗？

我是在问你今后和我的关系。

和你又能有什么，你是妻子，而小希是同事，是我们的朋友……也是个让你喜欢的女人。

男人不恋战。因为他真的太想见到小希了，特别是在这种悲伤的时刻。

于是那一次争吵以男人的抽身逃跑而匆匆结束。女人被留在家中。一个人。想象着男人是怎样走进了小希的家，又是怎样把前来为他开门的小希紧紧抱在怀中……当然也可能当着众人他们不能有过分亲昵的举动，但是男人的目光已经亲吻了小希，那就足够了。

接下来便是女人留在家中等男人。从午后，到午夜。男人却一直没有回来，这也是女人所料到的。女人把电话打过去，男人的回答也是女人料到的。有那么多善后的事宜等着男人去料理，他怎么能轻易就回来呢？女人在电话中沉默不语。沉默不语就是许诺，男人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夜不归宿了。又是个无懈可击的理由。

女人能说什么。让他快回来？女人说了，就是女人不近人情，这

就是女人目前充当的角色。她必须允许男人和小希在一起。而在这样的时刻，也好像他们无论怎样地亲近都是合乎情理的。不合理的只是女人。这就是女人不得不面对无奈。

女人躺在床上等男人。后来她想她不是在等男人，而是她自己睡不着。她想着白天的争吵。争吵中最深的印象是，男人第一次提出了小希是朋友，而过去男人仅仅说小希是同事。那么朋友又意味着什么呢？她和他不也是朋友吗？是朋友是不是上床就更顺理成章些？是朋友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彼此相爱？那么从此被丢在空房和空床上的，是不是就不是小希而是她了？

这样直到清晨。在睁着眼睛熬过了整整一夜之后，男人竟还没有回来。

男人一刻不回家，女人就一刻不能睡。在漫长的夜晚。空落和寂静。女人睡不着，就只能是满脑子胡思乱想。而且那她想象的那些让她疯狂。那种带着残酷诗意的疯狂。她想这就是很多像她这种年龄并且做了很多年妻子的女人的处境。那是她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

她想这时候前来吊唁的人们已经纷纷离去。最后只剩下了男人和小希。在这样的时刻，男人当然不能丢下小希，何况小希亡逝的母亲就停在家中。亮着的长明灯。而灯一旦熄灭，就将是漆黑一片。如果留下小希一人，男人一定会怕她会更加悲伤。男人知道小希对母亲的感情。她是那么深爱着母亲，特别是这些年母女相依为伴的清苦时光。于是小希流着泪坐在母亲的尸体前。她不停地用手去抚摸母亲的脸，并为母亲梳理那花白而稀疏的头发。

然后男人走进来。他说人们都走了。他又说，我不会走的。于是他们来到了小希的卧室。小希依然流泪。男人为她擦泪。然后男人就拥抱了小希，并亲吻着她的披散的头发。而死去的母亲就在隔壁。她终于再不能阻止女儿去爱一个有妇之夫了。

这样的时刻，只有一个人可以给小希以抚慰，那就是男人。

这样他们在一起。他们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在了一起了。一开始是那种很合乎情理的也是很纯洁的拥抱，拥抱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小希不要悲伤。然而，男人的安慰反而使小希更悲伤，而男人最不能忍受的，就是心爱的女人的眼泪。所以他不停地用手去抹小希的眼泪。后

来他干脆去亲吻那些冰凉的悲伤。后来小希的身体在他的亲吻中颤栗，那颤栗慢慢地就不仅是抽泣，而是种欲望了。那当然是小希梦寐以求的。后来小希终于伸出双臂抱紧了男人。让爱欲和悲伤一道强烈地交混在她的心中。后来欲望就占据了小希的整个身心，当她急切地寻找着男人的嘴唇时，她竟然已经忘记了母亲就停放在墙壁的那一面。

接吻使欲望接近着高潮。那是盼望已久的一种真正的自由的状态。男人向妻子请了假，而小希也不再有人阻挡。还是母亲成全了女儿，因为唯有她的死亡，才能造就今天的这一切。于是悲伤滋润了爱情。他们就那样长时间地拥抱着亲吻着。那么强烈的身体的欲望。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，甚至很久不能单独在一起。他们彼此渴望着对方。对方的身体和对方的心。那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得到而更加强烈的一种激情。男人开始抚摸小希的肌肤，亲吻，那丰腴而温暖的，而小希也已经把她的手伸进了男人的裤子……

但是突然地，一片黑暗。

那是种命定。为母亲而长明的灯灭了。

多么可怕。这是警示。是母亲不肯放弃的最后的管束女儿的力量。

小希害怕极了。她说为什么母亲的灯灭了？我们做了什么？是报应吗？或者是母亲还活着？

小希跑回母亲身边。她哭着说，妈妈我来了。我什么也没做。我只是太孤单了，我……你能原谅我吗？你不是也希望我能幸福吗？

男人独自站在那个陌生的房间里。等着月光慢慢地流泻进来，照亮黑暗。男人还要等的，是他那勃起的欲望慢慢地平息下来。也需要时间，而在那个时间里，他系好了被小希解开的所有衬衣的纽扣，拉上裤子的拉锁，把衬衣装进裤子，最后扣上皮带。

就这样欲望被遏止了。男人不知道这样的结局是不是很好。只是有些令人沮丧。但是男人理解小希。后来天快亮的时候，他离开了小希的家。

清晨女人接到了丈夫的电话。男人仿佛是为了表白什么，他上来

就说，我在办公室。

办公室？那么早？干吗不回家？

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，我必须提前准备。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

小希怎样？女人跳过了男人对她假惺惺的关切。

当然她很难过。你知道她非常爱她的母亲。很多年一直是她们母女生活在一起，相依为命的那种感情。所以当母亲离去，她的伤心是可想而知的，她一直在哭，她……

夜里是不是突然停电了？妻子问。

停电？男人一时语塞。不知道他该怎样回答。

是的，突然停电了。我就点着蜡烛等你，可你一直没有回来。停电时你们在干吗？

什么我们在干吗？男人突然火了。他莫名其妙地在电话里喊叫了起来，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停电？停电我们又能怎样？屋子里那么多人。守着。而且小希那么伤心，你不要话中带刺好不好，人家小希遇到了不幸……

女人说我知道她遇到了不幸，我也知道她很悲伤，否则你干吗熬更守夜地陪着她，我又干吗独自在家点灯熬油地等着你？我知道这全是因为她遇到了不幸。我只是希望这不幸不要殃及我们。真的我已经感觉到那种危机了。我一夜都在想，这可能就是上天给予你们的一个机会。你不要放下电话，让我把话说完。是的你并没有对我承诺我们永不分离。而且承诺了又能怎样呢？当今撕毁合同而又无需受罚的事实在是太多了。所以我想到了分手，也想到了分手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损伤。我知道分手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我都将是致命的，也都会使我们失去很多。所以分手说起来轻松，做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，到头来，我们会两败俱伤，伤痕累累。

那就不分手。男人敷衍着说。他又说，如果没有什么事，我要放电话了，还要准备会议的发言。

可是，我想我们应该谈谈。

谈什么？我们不就是过日子吗？

可是你已经有了这一次夜不归家。过去从来没有过的。如此开了

先例，我不知道今后我要面对的会是什么？

什么是什么？你不要胡思乱想。今后不会怎样的。

我是想知道你和小希究竟有什么打算，这样我也能尽早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。

男人挂断了电话。他不想听妻子在那里胡搅蛮缠。但是同时他也深深感到，搅在两个女人中间的滋味确实不好受。

电话铃不断响起。

男人知道是妻子，但是他不想听妻子说话。所以他干脆不接。但是这样久了，他又怕小希那边会有什么事急需他去帮忙。于是他只好又接了那个契而不舍的电话。果然还是妻子，在那里喋喋不休，像一个怨妇。她说你不能对我这样。不要逼我。我就是要知道你们是怎样安排的。

我们能有什么安排？就是现在的样子。

妻子说，我最怕的就是你们现在的样子。我宁可和你分手。我受不了你这样继续和我生活在一起，心里却总是想着她……

这一次男人彻底挂断了电话。他决不想再听妻子说半句话了，甚至不再能忍受听到她的声音。他烦恼是因为他做不出一个选择。他想他是留恋他和妻子的这个家的，他不能想象失去这个家的生活会是怎样的；但同时，他又确实喜欢小希，他的心里总是放不下她，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和小希在一起。

女人继续不停地给丈夫打电话。上班以后，就是丈夫的秘书在回答她了，说公司里正在开董事会。

后来女人才接到了丈夫的电话。男人和颜悦色，说一下班就回家。女人问，那小希呢？男人说公司里有人在陪她。但是男人没有说，事实上他刚刚从小希家回来，是和董事会的所有成员一道去看望她的，毕竟小希也是公司一个部门非常尽职尽责的主管。

男人果然很早回到了家。

男人回家时看见妻子正赤身裸体地在她的画室中画画。那本来是一个阳光很好的房间。在高层住宅的最顶层，所以他们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爱，也没有人能看到他们。他们仿佛在云中。

女人正在画的是一个男人正在进入一个女人。黑色的背景。男人

和女人都是裸体。有点夸张的姿态。色彩很强烈。

男人走进画室。女人并没有转身。男人说是我们？女人说，裸体的男人是你。因为我只熟悉你的身体。但女人不知道是谁。更肥硕的。你喜欢的那种类型。

你又胡说八道。那就是你，否则你干吗光着？

为了等你。有人想要这幅画。“新知画廊”。五千美金。

那么值钱？

因为那是我画的。因为是我，你明白吗？

男人当然听得出女人那极富挑战意味的优越感。当然他也知道妻子确实是一个优秀的画家，而他可能就是因为她的画而爱上她的。但是后来他觉得他们太熟悉了。因熟悉而麻木，以至于他已经不能客观地去评价她的作品，而只注意她与他生活中的那些令他厌烦的细枝末节了。

他说是我们。只能是我们。

你也太自信了吧。是为了宣泄。我怎么能用我自己宣泄呢？

那你就更加变态了。来吧，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麼。

然后男人就飞快地脱光了自己。在他们之间是不需要任何过渡，也无需遮遮掩掩的。他们那么相互了解。包括了解对方的身体和欲望的方式。男人也不知道他当时的心情是什么。或者因为妻子的裸体，或者是因为那幅裸体的画，也或者还因为“新知画廊”的那五千美金。总之裸体的丈夫抱住了裸体的妻子。他向前攻击着她，直到把她压倒在地毯上。他们躺下来的时候，天空刚好是最美的斜阳。当初就是为这最美的斜阳他们才决定买下这套高层的顶楼公寓的。

男人说我就是想要你。只想要你。而女人奋力挣扎着。她说你不要碰我。更不能进去。我嫌你脏。你是从那个停电的夜晚回来的。我一点也不了解你们，我不知道你们在那里都做了些什么。我看不见。停电了。夜晚太黑了。你必须去洗。不，不要。你要干什么？

女人奋力躲闪着。但是她被男人压着。她的手被男人压住，双腿被男人强力分开。女人喊叫着。她说不，太疼了。我不想。你听到没有你不要强迫我……

男人用他的嘴堵截了女人的喊叫。慢慢地他就让那喊叫变成了呻

吟。他说别挣扎了。没有用的。什么事也没有。你我将继续彼此拥有。太好了。你真是太好了。别说话。别……

然后在斜阳消失的时候他们重归于好。女人躺在男人的胸前，用手指在男人的胸膛上来回划着。她问他，你好吗？为什么我们总是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呢？

男人紧搂住女人。说，别说话。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。

如此，女人似乎能够面对未来的日子了。仅仅是因为一次斜阳下的性交。这便成为了他们讲和的方式。就如同是某种许诺。接下来的生活是平和有序的。女人的那幅裸体画作竟然也因为缺乏热情和痛苦而暂时搁浅。女人甚至接受了男人常去看望小希的现实，而就在斜阳下做爱的第二天，女人竟然还和男人一道去看望了悲伤中的小希。

在男人的引导下，女人得知自己确实是应当去看望小希的。无论如何她应当去，哪怕是出于礼节。她不知道怎样面对小希的眼泪。但总之她也流泪了，并拥抱了小希，她想她的男人在第一次来到小希家时一定也是这样做的。那种用身体的接触所表现的慰藉。女人也是这样表现了她的同情和慰问。她想如果没有她丈夫和小希的这一层亲密的关系，她可能会真的同情这个悲伤的女人，并喜欢她。但是她也知道，无论她怎样表现着她的友爱，小希都不会真正把她当朋友的。在本质上她们是不共戴天的，因为小希的朋友只是她的丈夫，如果小希对她好，也是为了对她的丈夫好，何况，平时她和这个丈夫的朋友接触得很少。是他们每天在一起。漫长的白天。她和丈夫在一起的时间甚至没有小希多。这也是现实。

女人暂时听之任之了丈夫对小希的牵肠挂肚。女人知道在小希的悲哀期中，丈夫是离不开那个可怜的女人的。但是女人不知道小希的悲哀期为什么会那么漫长。因为男人总是去看望小希。甚至每天都去。甚至一天去很多次，并且总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。而事实上那理由就是丈夫的心。他是那么牵挂着小希家中的每一件事情。而他对别人家中的这类事情从没有这样关心过，甚至对女人家中的事情，也不曾如此尽心竭力。所以女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每一次男人对她说起小希，她都有种说不出的不快活。但是她忍耐着。她的心里也一直

很矛盾。她想悲哀中的小希肯定是应当得到安慰和同情的。小希也许没有错，而不能原谅的，是她的男人。她不知道他为什么每天都要去探望小希，就如同她永远不会知道她自己的男人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。

但是女人还是拼命克制着自己，尽量不对男人发火。然而忍耐终有限度，因为男人后来竟然接连着午夜才回来，理由是小希家在遗产的问题上发生了纠纷，他不得不出面调解。当然他是站在小希的一方的，他要在调解中为小希争取到最大的利益，他觉得这是他必须做的，作为男人他责无旁贷。

谁的男人？

一开始男人对妻子说起这些的时候毫无戒心。他是把妻子当作了朋友，甚至一般的同事，他没有那么敏感，所以，他根本就无从顾忌妻子心中的那种莫名的恼怒。

是的，你应该帮助小希。女人说。

是的，小希是个弱女人，身边又没有男人，你当然该竭尽全力。女人又说。

是的，那是你的责任。女人接着说。

是的……

女人终于勃然大怒。至少是在心里。她不知道男人是怎么了。嘴里说的心里想的全都是小希家里的事。特别是当男人知道他将会去外地出差几天之后，临行前的每一天他几乎都是在小希家度过的。甚至夜晚。女人想，他怎么就不能控制自己呢？他为什么要每天和那个女人在一起？为什么哪怕一天也熬不住呢？

女人记得男人在临走前的那个下午打来电话。他说机票已经买好，他将乘坐晚间的航班。他要妻子迅速为他准备好衣物皮箱，他一会儿就会派人来取。

不是晚上的航班吗？

是。

那干吗不从家里走？

可能还有些别的事。

什么事？又是小希家的事？